

一粒麥死 · 十粒麥生

駱 建 人

——追念台中師專校長羅人杰先生

難忘的日子

前年臺中市師範專科學校羅校長人杰二度住入醫院，我以消息不確，急忙自台北趕赴台中看他。至台中向上路他的府上叩門，却無人在家，趕至學校方悉他已住入台北榮總，匆匆趕返台北榮總中正大樓七樓二十一號病房探視他。他的夫人剛好外出，久別重逢的他，雖然病體虛弱，但看到我這個老部下，心情特別好，與我談過去、談學校、談學生。他平素對得失、對名利一直是看得很淡泊，惟有對學校、對學生、對國事、對學問却總是那樣地丟不開，那樣地執著，那樣地事關心。他拉著我的手，一談四、五十分鐘，聲雖細微却清晰可聞，語雖緩慢但信心充沛。我看到他發黃的眼腫和隆起的腹部，內心憐惻怛不可名狀，怕他說話太累，却又不忍拂他的興致，他對內人帶去的「老爺奶粉」和啤酒酵母粉非常感謝——其實他已不能進用了啊！十月八日中午，我再去看他，羅夫人亦在側，他一如往常地和我談了很多，興致一直也很好，等我興辭出來時，羅夫人在門外含淚告知我他的病情之後，當

晚我和內子一同打電話給重慶北路的中醫黃和平先生，由內子用閩南話央請他連夜出診至榮總去看羅人杰校長。黃大夫在電話中被我們的至誠感動，滿口應允將竭力救治他。羅公在此半年前返台中休養時，我們曾介紹過一彰化中醫師為他診治，但又風聞他曾服某中醫師的藥，反應非常不好，以後我們就不敢再貿然介紹了。一則怕庸醫誤他，再則怕徒增他的困擾，但這一次却是破釜沈舟，我們乃不顧一切地央請了黃和平大夫。

九日黃大夫回了我的電話，說羅校長的內臟功能已經敗壞，食藥已經不能收效，但以他的精神意志而言，遷延數日還是沒有問題的。因為十日國慶，九日市中心已經交通管制，我因學校的兼職又難以分身。直至十一日上午我趕往榮總原病房探視羅公時，則見床鋪平整，闕無一人，我心中已預感不祥。急急忙忙趕往詢問室探詢，方知他已於凌晨二時許不幸去矣！傷哉！我一時頭昏目眩，不知所從，乃沉痛詢問護士小姐，承告以羅夫人等已備返台中，與諸好友商討治喪事宜。他的遺骸暫寄該院太平間中，我乃踉蹌趕至後進冷藏室，在執事人員的指引下，看到了他的名

牌，一扇鐵皮小門，竟然是人天永隔了，我悲憤木然，肅立在他的靈前行了三鞠躬禮，兩行清淚已不覺脫然灑落，我默立良久，怕執事人員久等，乃默禱他英靈安息，淒然步出那一道冷僻的門，我感到此時的天和地是一片枯黃、一片的蒼茫……

隔了些天，我隨我們的孫校長沛德女專程到台中去祭吊羅公，在車上，我們一直沉默木然，難過得不想多說一句話，到了台中殯儀館，來祭吊的朋友和他的學生非常的多，我也沒有心情去打招呼。郭主任北岡先生淚眼婆娑地緊緊握著我的手，我們無限感傷地互握著……

後來列隊瞻仰他的遺容時，看到了林玉蓮女弟和她的先生許永鏗兄，玉蓮是印尼歸來的僑生，因羅公的大去悲傷得形銷骨立，也不枉羅公在生疼她一場了。羅夫人一面哭泣著一面問我敢不敢把一粒玉塊放在羅公的口中，我應聲連連地說：「敢啊……敢啊……」一面將玉塊接過來輕輕地投入他的口中，一面心中默禱著：「杰公！願您早生極樂啊！」他在榮總時曾受洗過，他是一生生於憂患的人，我喃喃地祝他在天國永遠安息！

中午，返台北途中，我靜坐在車中前座，忽然萬感交集，悲從中來，讓眼淚靜靜地流，靜靜地流……。

苦行僧式的教育工作者

羅公人杰是望之儼然即之也溫學者型的教育



左起：羅人杰校長、李治華（北投僑園主任）、本文作者駱建人、樂洪廉教授、省二中童軍團長詹樹人。

工作者，他不常笑，笑起來却非常真摯、快樂與坦誠。我認識他是在民國四十年國民黨改造時期，那時他是台中市改造委員，我在台中市改造委員會工作。正式追隨他工作在民國四十二年，他是省立台中二中校長，我在該校訓導處擔任訓育組長。那年春節，他到宿舍來探視我們單身的同

仁，他在我的牆壁上無意中發現我信手塗鴉的辛稼軒賀新郎中有：「不恨古人吾不見，恨古人不見吾狂耳」句。他就興味盎然的在我的斗室裏和我談辛棄疾的生平和作品，一談就過了亭午夜半。說起來，這也是自然的契合，因為我們都抱有辛棄疾南渡的心情、誓志北定中原，不意竟然都是少年子弟江湖老啊！

羅公生平不喜酬酢，公餘最愛讀書，腹笥甚廣。他平時雖不長於詞令，但即席講話時，與會之餘，輒引經據典，誦詩吟詞，並佐以心理學及理則學之論證方法，鞭辟入裏而又能深入淺出，多所啓發。此時衡山話便成了最純樸的德音，湘水鄉音更成了學生們討論古聲韻及國語沒有入聲等問題的佳話了。

我在台中二中待了一年，因沈師祖懋之介，到北縣新莊中學任訓導主任。兩年後，羅公又親至新莊約我返二中任訓導主任。此後，因業

務關係，相知最深。由台中到台南，憂患與共。但我自己也有過幾件少不更事的事體，本來極易造成彼此間的不歡，但却都能得到羅公寬仁的諒解，一笑而罷！這是我終身沒齒難以忘懷的，現在臚述下來，以見羅公寬厚的胸襟。

民國四十六年間，在台中市各校有一種最爲熾烈的籃球運動風氣，主要是因救國團中市支隊推動有方。我記得那時的秘書是陳延達兄，他在救國團中市支隊設置了一座青年盃，辦法規定須連續保持三屆冠軍者方能得此獎盃。台中二中自四十二年起，已連續保持了二次冠軍紀錄，此時中市十餘所公私立高級中學爭相延攬好手，以提高各校球隊水準，各校不約而同地希望打垮省二中，因為二中如再獲勝，則可永得此盃，大家都沒有指望了，故大家都把目標指向省二中，省二中成了中市愛好籃球人士所矚目的對象。一時校內外風風雨雨，其緊張熱烈的情形，真是無可名狀，當時台中高工、台中高農還有私立宜寧中學，都是我們的勁敵。我因本身職責所在，前任崔德禮、吳中藩諸兄好不容易掙得來的榮譽，總不能在我的手中輕易喪失啊！故我們的球隊在集訓期間儘量給隊員方便及優厚的待遇。那時羅人杰先生公出，由李主任雪華兄代理校務，李兄跟我相得如兄弟一般的情誼，故凡學生吃的、用的一律從優。反正來他個先斬後奏，作了再說。學生氣是打足了，一路勢如破竹，保持了全勝的紀錄，但最後對台中高工那場可就不一樣了。那時是打出來的規則的，我們上半場淨輸了十多分，下半場一上來也是十分不利，其間有腿抽筋的，有

受創倒地不起的，全場氣氛緊張，雪華兄坐在我背後，膝蓋抵在我背上抖動不已，當時我球隊隊長爲王少蘭弟（他後來榮膺陸軍官校籃球隊長）用腳猛踢那倒地的隊員（抱歉！人很熟，但一時忘懷其名）並小聲地責備他說：「還不快起來，怎麼對得起老師啊！」說也奇怪，一語未畢，大家好像中了魔一樣，負傷者一時均裹創再戰，改變了原來分區攻守的戰術，大家均如生龍活虎一般，負分節節追上，終於取得了最後的勝利！當時二中全校師生眷屬，掃數臨場觀戰，費伯母含著眼淚告訴我說：「我們終於得到勝利了！」大家歡欣鼓舞，如醉如癡，奪得獎盃同校，但同校一算支出後，總計用去新台幣一萬三千餘元，以當時物價而言，可以造一間教室了。羅公返校之後主持行政會報，一面很欣慰地獎勵師生的努力，得此榮譽。一面含笑對我以微含責備的語氣說：「我們是個經費很少，很窮的學校，可不像你在南京所見的大場面大手筆啊……。」羅公知我在南京市黨部工作過，他爲了怕傷我自尊，故而寓憂於貶，我當時真是滿心慚慚，幾有無地自容之感，但內心却非常感激他的寬仁長者之風，感激他發揮了高度的語言藝術，沒有使我當眾難堪的寬宏雅量。但他自己辦學數十年，却真是勤儉興學，一分錢恨不得化作兩分錢用，故所至學校，均能化無爲有，化少爲多。像在省立台中二中變賣了較遠的大片大統鎗式的破宿舍，在學校旁他關建了獨幢式的紅磚綠瓦小花園洋房式的教職員宿舍多幢，形成了一片整潔的綠意盎然的新社區，當時在全省學校而言，其規模與設備還真是首屈

一指的。民國四十八年，羅公奉命接長南師，並堅邀我同往擔任訓導主任，那時學校正在整建宿舍，男生宿舍始完成兩棟，另兩棟尚未破土，女生宿舍仍是泡影，大部份學生仍住在南門路破爛的宿舍中，而地主南市女中急要收回自用，全部學生亟待遷返。羅公一面勘察女生宿舍營建新址，一面要以有限的經費（約六十餘萬元）新建九百餘學生共膳的大餐廳。另外招標新建了一所新型的視聽教育中心，時至今日，講起學校視聽教育中心之創立，台南師專仍是省市九所師專中首開先河而設備最爲完善的學校。那時真是百廢待舉，事務浩繁，羅公鎮日經營奔走，苦心掙扎，有次他微微向我嘆口氣說：「我真是個作工頭的命啊！」然而南師校園裏的古榕之外，男生宿舍的竹林裏歲歲所發的新篁，女生宿舍的「芭廬」中，始而「梅園」終而「柳隴」，紅樓及大操場之間的三角梅，在在莫不有他的手澤啊！

六十六年六月，他到台中師專已經六年多了，某次他來信說：

「此間去年十月開始興建女生宿舍一棟，三樓口字形，耗資一千餘萬元，由於物價波動，迄今尚未完工，俱要求追加預算彌補，亦煩人也。暑期將屆，工作倍忙，老牛破車，祇得儘力爲之。」這是他六十六年六月一日賜給我的信，我不知他在那時身體是否已感不適，但從字裏行間裏看，他這位畢生爲教育奉獻的老兵，此時似乎已有心勞力絀之感了，因爲他始終是一位苦行僧式的教育工作者，再堅強的人，長期的履屨肩鉅，也終有被磨損的時候啊！

羅人杰先生對領袖 蔣公介石的忠貞，不惟是一個黨員或是一位中央幹校研究部一期的學生的身分。他對 領袖的訓示畢其生是信守不渝，可以說是已至純然忘我的一種狂熱的、宗教徒的境界。他在台中二中手訂校訓頭二句是：「愛國家！求真理。」他的生活除了辦學讀書之外，就是和朋友僚屬寒暑夜談家事、國事、天下事以及討論人生哲學、文學和教育方面的問題，這些在他都是莫大的享受。四十九年我因故離開南部北上，承他時賜教言，魚雁往返，連篇累牘，迥異一般應酬性的文字，六十四年四月七日他給我的信說：「前後兩次大作均收到，挑選兩篇讀過，甚獲我心，對『人性』問題稍曾涉獵，認爲你對性、情、材三字解釋得不錯，對我大有啓發……。」在同信的上方，他加了眉注：

「偉大的領袖離開了我們，祇有化悲痛爲力量……」錢錢兩句，可見他內心的哀慟與對領袖的崇敬與感念。

訂閱中外雜誌及中外文庫
請撥電話七〇七二四八〇
本誌本期如有掉頁、缺頁、污損，請寄回臺北市新生南路三段七號之二中外雜誌社調換。